

## 名家访谈

## 开栏的话

人是万物的尺度，作家是文学的“故乡”。

湘江周刊特推出“名家访谈”栏目，与文艺名家面对面，围绕热门文化话题、人物自身经历等展开对话。

我们期待，用平视的角度，去真诚对话，精准记录；我们更期待，在日渐均质的世界里，去找到那些可能讲过很多次的故事深处，暂且被遗忘却令人兴奋的角落，以此抵抗一点点新闻的速朽。

希望它视野开阔，边界柔和，发声锐利。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婷婷

## 小说的虚构长臂，能帮我抵达更深远的时空

**湘江周刊：**能否谈谈《空山》写作的最初动因？从起念到动笔，推动你写作这篇小说的最大驱动力是什么？

**沈念：**《空山》的写作是在下乡的途中进行的，是我迄今小说作品中体积最大的一个中篇。写作的最初动因，就是我在下乡途中遇到的一位村民。

2019年至2020年底，我被省委宣传部借调加入省委第十八脱贫攻坚督查组，前往湘南山区的永州江华瑶族自治县，每次下乡十天半月，实地走访了180多个村庄。在一个叫务江的水库移民村，我遇见一位长相奇特的老人。上世纪80年代，他放牛时遇到大雨，从山上滑倒摔落陡崖，被一棵树拦腰救下，额头重重磕在树干上，整个脑门凹进去一大块。老人有一个儿子，1977年出生，六年前离家后不知所踪。他就是小说中彭老招的原型。但他又是无名氏，是乡野大地芸芸众生的代言人。

从乡下回到城市，老人的表情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他的命运，激活了我对过去乡村生活的经验与记忆，引发我对乡村及乡村人物的思考和书写。

**湘江周刊：**关于展现脱贫攻坚的文学创作，兼具调查性、记录性和真实性的报告文学似乎是一大主流，我们目前看到的很多文本也大都是非虚构纪实。为何用“虚构”这一表现方式来纤毫毕现地展现波澜壮阔的时代？小说的叙事方式在表现主流题材上有何独特性、延展性和困难之处，你如何处理和突破？

**沈念：**我的写作形式主要是小说和散文，下乡过程中，有了创作的想法之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小说这一体裁。我笔下的人物都是乡村的小人物，他们的命运和行为，体现的是生活的小细节，但很可能会不经意间奔腾出惊涛骇浪。

选择小说，是因为小说的虚构长臂，能帮我抵达更远的过去，也能伸向更远的未来，我觉得以小说来写作这些脱贫大时代里的人物，更自由，更能汲取种种，合成一个。我不敢说我在小说中创造出了新人物，但至少我留下了真实的小人物形象。乡村和脱贫攻坚，是个巨大的写作场，是条宽广的河流，容得下各



“名家访谈”第一期的主角，是“文学湘军”五少将之一，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沈念。今年4月，他的中篇小说《空山》获得第十七届“十月文学奖”。小说以易地扶贫搬迁钉子户为叙事蓝本，写出“空山”过程的必然和必然之途的复杂性，被誉为“‘七零后’的《山乡巨变》”。“十月文学奖”授奖词中这样写道：作为情感共同体和地方知识的乡土，沈念为扶贫书写作贡献了独特的思维方式与文本形式。

本期主角

种文体的尝试，可以有无数浪花的欢腾，最终它们构成和留下的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图景和永恒的文学记忆。

## 走在大地上，比坐在书房里更有勇气和真情

**湘江周刊：**故事将“我”的身份，定位为一名从大山里走出来、又从省报到基层挂职的记者。为何选择“记者”的视角来观察和记录易地扶贫搬迁这一历史时刻？曾经的记者身份是否有助于你对人物和事件的观察、采访、洞悉与把握？

**沈念：**小说中挂职记者“我”的设置，与湖南早几年开展过选派一批优秀编辑记者下乡挂职的活动有关。我们这群在省城工作的人，多数都有乡村生活的记忆，有时把自己当作一个县、乡的干部，设想我们身处这样的处境，要如何来解决现实难题。前几年的决战脱贫，与其说考验了一批干部，不如说也是在考验一批离开乡土的知识分子。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大地，承载着万物，也承载着繁华的城市，但这种承载不是没有限制的，需要我们找到并维护好其中微妙的平衡。

我当过八年记者，对乡村基层并不陌生，但永州之行，让我对自身也有了一定的反思，让我在经验和情感上意识到与祖先和传统的深刻联系。这种深受感动，变成一种信念、信心。困难再多，但总有办法，或者时间就是办法。过去我们走马观花，“从乡村”看到过去，但这次下乡，我调整身份，总是设想自己是“在乡村”的一员，让自己有了乡村本位立场的思考。

**湘江周刊：**如何让自己足够深地潜进乡村社会肌理之中，用新鲜的一手材料进行写作？

**沈念：**在城望乡，仅仅依靠过去的经验去想象和书写今天的中国乡村肯定是不够的。大变革的时代，乡村的凋敝和振兴，我们必须思考一个更庞大的乡村所在，认清真实状况。

对新时代乡村的书写，当然首先是要足够深入地扎根到日益变化的乡村社会里，像前辈作家周立波、柳青那样，真正融入到当地村民群众的生活之中。偏远地区的乡村往往蕴藏着鲜活的创作“富矿”，走进现实生活也远比看成堆的材料更生动跌宕。

深入生活的过程，能帮我们真正解决“我是谁”的问题，最佳的状态应该是身入、心入、情人。面对庞杂的乡土社会世界，面对纷扰的人事历史，一个优秀作家应该积攒并迸发一种力量，以宽阔的个性和坚实的能力，在情感上深刻地贴近、热爱那片土地和土地之上的人。

**湘江周刊：**深入基层，扎根乡村，这样实勘大地的方式，对自身写作带来怎样的影响？

**沈念：**作家深入生活，不应是一句虚言。我的湘南山区之行，听到人们给我讲述山林田野沟壑上的真实经历，像听故事般新奇；走村串户遇见的人，我都当生命中要经历的人那样对待。行路中的相处和观察，我渐渐对此刻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大事件有了新的认知与确信。下乡成了我将受益终生的一次田野调查。

走了近两百个村庄，我拍了很多村委会名牌匾和风景的照片。走在乡村的大地上，有时会觉得比坐在书房的任何时候都有着更大的勇气和真情，有着更大的充满自信的艺术能力。

鲁迅曾经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其实，这就是生活与写作的奥义所在，这也是我行走江华和深入其中所得到的珍贵财富，那就是永远要坚持对生活的诚实和恳切。

## 书写乡土现实，更探寻“美好生活”的去往之路

**湘江周刊：**安土重迁的传统乡土文化，要在全新的土地上构建新的文化和风俗，寻找新的生存方式。为何选择“易地搬迁”作为你表现精准扶贫的切片？写作前后，你对“易地搬迁”的理解有何异同？

张雪云  
家里有一把上了年纪的蒲扇，简单而朴拙。据说，蒲扇是外婆留下来的，外婆端午看龙船，这把蒲扇从不离身。蒲扇现在被母亲束之高阁，不轻易拿出来，说是留点念想。

外婆的蒲扇是自己盘的，做蒲扇的棕叶是外公肥树剥下来的。外婆白如银丝的头发，包在黑色帕巾里，穿浅灰斜襟衫，黑胶底布鞋，坐在屋门口的竹凳子上，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好长，两只粗糙的手，在棕叶子之间不停地穿梭。我们乡下把编织扇子也叫盘扇子，盘扇子有几个步骤，盘扇子心，镶边，收边，缠扇子把。扇子成型后，外婆用碎布条把四周缠上，然后一针一线密密缝好，蒲扇就结实耐用了起来。

初夏的夜色里，蒲扇摇起来，摇来清凉的风，也摇来乡下日子的素简。外婆外公在那些看似普通而粗糙的日子里，过得快乐而知足。他们祖辈都在沅陵深溪口，在沅水的风浪里，顺顺当当地活了一辈子。每年端午，划龙船时节，龙船一节一节长高，木槿也开得正灿烂。外婆们从乡里坐船赶来县城，赶最早的船，带了包袱，小木凳，摇着蒲扇，占据沿河边极好的看船位置，看着一条条龙船从南岸冲向北岸，特别是看到自己乡里的船举桡冲岸时，外公自然是兴奋不已，浑身都是劲。

小时候，摇着蒲扇的外婆也带我看过了几次龙船，每次看时，沸腾的沅水河上，汹涌澎湃的是满江的呐喊与锣鼓，追逐与缤纷，勇敢与剽悍。那种力的爆发与较量，碰撞与搏击，让两岸数观众浑身都是苞谷子劲，确确是“火之血，酒之气，山之骨，水之魂，五月辰河看龙腾，方识沅陵人”。

家乡的龙舟，在“三塘九洞十八滩”的沅水河上翻腾了几千年，早已形成偷料、关头、清桡、赏红、抢红、砸船、两大观点、三大流派等厚厚的一部沅水龙船经。人，是船的灵魂，船，是人的生命，天、地、人浑然一体。真正是：咬一口辣椒热一身汗，喝一碗烧酒赛一回船，擂一通大鼓壮一次行，摇一杆大旗天地旋……

小时候，半人高的我，每次随着外公外婆看龙船，多看的不是船，而是人。无论是大太阳或是落雨天，到了约定的时间，扒龙船照常不误。看船的人，哪怕是丢了千般工夫，“宁愿荒废一年田，不愿输掉一年船”，都摇着蒲

沈念：

## 走在大地上，比坐在书房里更有勇气和真情

## 文学评论

朱辉军

张勇是一位工人队伍中成长的诗歌爱好者、业余创作者。他的诗有建设者豪迈的一面，也有细腻入微的一面。

先来看张勇《漂亮》中的一节：

长得好看，那是因为白云徜徉在蓝天

我的客观成为了你的主观  
画画好看，画的是我心中的怒放

我的主观成为了你的客观  
想起了什么？是想到了青梅竹马，还是美丽邂逅？或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梦幻？我想，意象、意境、意趣，恰是诗歌应拥有的。

无意之象，多半是无根的苍白幻象；无象之意，就完全逸出了诗歌及艺术。张勇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组诗《城市印象》中有一首《路口的信号灯》，是这么写的：

很小却有挡住洪荒的力量  
因为你的里面注满了理和利  
于是忙乱变得有序  
为了更猛地追逐，洪流在等待中蓄力

信号灯司空见惯，但写入诗中，将它与路口汹涌的人流连在一起，就产生了奇妙的合作。

本来“意象”应该隶属于“意境”，意象如果是色块，那么意境就是五彩缤纷的境地。到了现代工业社会，还可以有“意境”吗？

在《早春有感》中，张勇写道：

一树嫩绿池边站，云移水皱飘梦来。

风过虽有红花落，但看新蕾渐次开。

此诗中的“站”，不如用“立”；但“云移水皱飘梦来”，堪称称神来之笔；整首诗意境清香，散发出浓浓的早春气息。

写得仍然是当下情景，但多少还是比较接近古韵。《都市落日》则不同，完全是现代感觉。其中有一节是这么写的：

下坠的落日仿佛被高楼夹住

一点一点，一步一步

用力向下滑去

摩擦的火星把一幢幢大厦衬上红幕

这完全是现代大都市的写真，而且意境宏阔而璀璨。置于现代诗派林中，也并不逊色。

对于“意趣”，严羽的阐说比较到位：“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诗不可写得太满，要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诗也不能写得太用力，那样很容易滑向矫揉造作。

令人欣喜的是，张勇有些诗作接近了这种境界，《立夏的雨》尤其让我击节赞赏：

立夏的雨

是细润又浓稠的雨

我迎着粉红的花走去

不只有雨声

还有越来越清晰的心跳和脚步声

愈来愈近

张臂相拥的一瞬

电光一闪

猛回首

繁花仍在水雾弥漫处

这首诗含有丰富的内蕴，是初夏声光色的交响。全诗妙趣横生而又耐人寻味，每次读后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要获得意象、意境、意趣，需要经过慧眼捕捉、心灵酝酿、手下表达。这就是郑板桥的“眼中之竹、心中之竹、手中之竹”之谓也。这需要敏锐的眼光、敏捷的感觉，见人所未见，在习以为常处有新的发现。诗人还要有爱心、童心、慈悲之心，从心中流淌出的诗行，才能真正打动人心，并传之久远。

张勇将他的热情不断倾注到自然、社会、人生之中，尤其对当代建设者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写出来了一系列优秀作品。组诗《桥梁建筑工》，勾勒了测量员、压路机手、钢筋工、质检员、塔吊工等伟岸的身影。其中尤以对钢筋工的速写传神：

再粗粝的钢筋

也抗拒不了他们的双手

拧弯箍紧

织就的是跨江大桥的骨骼

诗由心生，作诗从根本上说就是“以心换心”，以诗人的情绪拨动读者的心弦，从而产生呼应与共鸣，在心底里激发起涟漪。

张勇多才多艺，诗书画兼善，陆续发表了不少佳作。人生有限，时间不止，宇宙更是无尽无头。作为个体，如果能留下一些具有特异美感和高远思绪的东西，就算是汇入“不改半分脾性”的浩瀚大海，亦可无悔哉。

（作者系著名文艺评论家、美学家，中国文联出版社原副总编辑，中国艺术报原总编辑）

既生于心，就应拨动心弦  
张勇诗歌品读

## 汉诗新韵

## 假如没有屈原

也人

假如没有屈原，汨罗江只是一条河  
在沿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流过  
没有人在江堤来回踱步，带着伤痛  
一座祠，也不会为一个人流传至今

列国的王公贵族是否还争辩不休  
哀民生之多艰的人，抵抗不了  
内心的无奈和一个殿堂的昏庸  
谁？能挽救即刻崩渍的王朝的日落

假如没有屈原，还有谁会在楚地  
挣扎，像一尾鱼天问也没有答案  
又有哪颗星星彼岸花开，千年不谢

那落水的粽子，被龙舟桨惊醒  
年复一年，人们的悲伤日渐脱落  
五月初五，在每条河流中稍瞬即逝

借你千年不绣的笔，蘸一江碧水  
以依旧的命题，颂扬荆楚大地上  
伟大的生灵，一棵棵坚贞不渝的橘

五月的龙舟，五月的粽子都不及你  
五月的一片小叶一朵小花一颗小刺  
只要一个生动的跳跃，所有的五月  
风云震荡失色，生与死在瞬间诠释

你怀抱一江水  
百姓就是那一滴滴的水

你直举一柄剑

阴霾就在你的头顶上空破裂

爱与恨，被岁月的滚滚洪流冲洗  
泾渭分明，让人也分明地看到  
历史长河中，毅然挺立着

一棵志在南国步履坚定高雅的橘

